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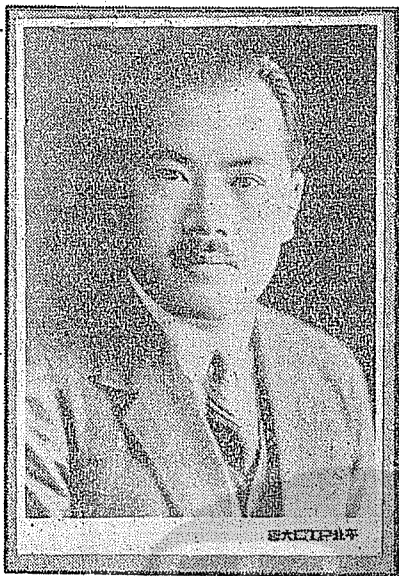
何其鞏二三事

陳森甫

代表統帥接受日寇投降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天皇裕仁向中

森甫吾賢



其鞏

何其鞏贈送本文作者之親筆簽名照片。

、英、美、蘇四國投降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指派華北、華中兩位代表，向日本提示投降細則，華北的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代表何其鞏氏，華中的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上海代表蔣伯誠氏。

何其鞏，字克之，安徽省桐城人，光緒廿八年（一九〇二）生，幼年讀私塾，及民國成立以後，始入正式學堂，民初學堂四二制，中學四年畢業，以後二年為大學預科，此制延續至十七年以後，國民政府於二十二年下令改為三三制，至廿四年以後，四二制始逐漸消失。桐城縣姚稱繼方苞、劉大櫟之後，繼起為一代文宗，後世於是乎尊稱為桐城派，左右中國之文風二百餘年，故此桐城縣文風之盛，非泛泛之地所可比擬者；夜間行走於桐城縣城內，大街小巷中，家家戶戶內，咸可聞童子之誦書聲，桐城人之文筆優於其他各地人才，非無因也。

國學根基異於常人

何其鞏幼年在此書香城中，其國學之根基，異於常人，推理可知之。何氏於民國十年在桐城縣立中學（四二制）四年級尚未畢業時，因鬧學潮之故，被校方開除，十一年，何氏年廿一歲，北走河南投軍，為軍中之司書（士官），至十五年四月南口戰役時，四年多時間中，一直是默默無聞的一名上士司書而已；時年已廿五歲。當年所投軍隊，係第十一師，馮玉祥之部隊。

體高出眾下士司書

何其鞏，人高馬大，身長一八〇公分以上。詩文俱佳，尤其寫一手好字，字體之異於中國任何一種碑帖，世人稱之曰：「何體」。彷彿于右任之字，世人稱之曰「于體」者是。少年人血氣方剛，常欲出人頭地，皆人情之常，而何氏居然自十一年投軍，為下士司書，專門鈔寫名冊，呈文之類，埋頭苦寫四年多；默默無聞無動於衷？是否合於老子之言——「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」又曰：「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，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無遺身

殃，是謂習常。L

我之推測，何氏青年時期，做到老子之「守柔曰強」。一個強者，未得其時，守其柔，避其鋒，君子逢時，乃能一展抱負，此之謂也。

森南多懷世海是下極一乘之知
安極意其片曰事甚以為勉時
後仍須倍苦并進苦年五期
是下者况屈是况時夫在外同意
諸君尤貴聯絡勉以副遠望
玉龍片候道仁丹集八月十日

今年農圃又成空一
 畝無幾
 歲旦中亦地若蒿
 子望目矣
 峰松總為花散雲
 騰若有催
 耕而春壯難通
 解慍風雲從汗
 深動土之樞
 苗助長不為
 作

何其鞏致本文作者函及詩作墨迹。

戰壕靜讀旁若無敵

十五年四月，國民軍退守南口，守南口四個
爲修麟閣、劉汝明、孫良誠、程希賢。何氏
係隸屬修麟閣師；南口砲戰熾烈時，何氏
在戰壕中，依然持書閱讀，有「躁勝寒，
靜勝熱，清靜爲天下正」之態度，乃爲馮
玉祥所激賞。

緣於五月，馮氏取道庫倫赴俄之前，親臨南口陣地視察，見戰壕中一青年手持書，安心靜讀，而其他軍人在砲戰中，未能靜心勿躁，馮氏詢問後，乃知一無名青年，在激賞之餘，攜赴俄，担任祕書之職，往來通電、文書、書札具出之何氏之手，文筆咸屬上乘，馮氏乃深器重之。

第一任北平市市長

九月中，馮氏自俄國返，隨行有于右任、何其鞏諸人，九月十七日「五原誓師」，馮氏任「國民聯軍總司令」，委任何其鞏爲聯軍總部祕書長少將銜。十六年四月，國民政府特任馮玉祥爲「第二集團軍總司令」，何其鞏繼任「第二集團軍總部」祕書長，迨至十七年六月，北伐大軍至北京，改稱北平市，馮氏推荐何其鞏出任北平市第一任市長，國府於十七年六月廿五日，特任何其鞏爲北平市市長，時年廿七歲。七月十三日何氏就北平市市長之職。爲時二年零七十天，由一名上土司書，默

響無聞者，一躍而成爲全國五個特別市之市長，全國知名之人物；若老子所云：「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；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」。何氏之成功非偶然也。何氏長北平市，第二集團軍祕書長由李烈鈞、張繼二位先生介紹世界日報社編輯黃少谷於馮氏，馮氏乃任命黃少谷繼任。

十八年二月五日，馮氏以「對於第二集團軍編遣事宜」，有所不顧，及軍餉問題不解決，離南京返開封；十九日電令第二集團軍在京將校及文職人員回河南。此乃準備單獨作戰，三月七日何職宜，并赴太原聯絡閻錫山結盟，蓋何氏有知遇之恩，竭盡一己之力，向馮氏「效忠」也。茲錄當日新聞，以示何氏之行踪。

三月七日：何其鞏與白崇禧接洽軍事後，赴百泉謁馮。

三月十日：何其鞏由百泉返平，謂馮氏對湘事主張息事寧人。

三月十八日：中央慰留馮氏，馮荐鹿鍾麟爲軍政部長，劉驥爲次長。

三月廿二日：何其鞏赴五台山訪問閻錫山，交換馮氏與閻氏對時局意見。

六月十二日：中央令：北平特別市市長何其翬免職，以張蔭梧繼任。

中央免何氏北平市長之職，蓋原於何氏效忠於馮氏，暗中爲馮氏奔走，聯絡西南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山西閻錫山，共同反對中央，代以張蔭桓，係晉軍師長，北平、河北屬於晉軍轄治，籠絡

閻氏也。

接長教廳掛冠而去

十九年十一月十日，中央發表陳調元為安徽省主席，廿年十二月十二日任命何其鞏為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，不久又掛冠而去，廿一年四月一日，准安徽省教育廳長何其鞏辭職。然而六月五日陳調元亦辭皖主席職，由吳忠信繼任了。何氏在此時北返做寓公了。

廿四年秋，宋哲元調平津衛戍司令，旋於十一月末就任「冀察政務委員會」委員長，何其鞏、石敬亭、鹿鍾麟、劉驥等人均成為宋氏幕後之智囊團人物，唯何氏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中掛以顧問名義。

振興北平中國大學

北平中國大學，民國元年為孫中山先生手創之黨校，目的為黨培植下一代人才；廿五年春，校長王正廷因新建之理科大樓，需款甚鉅，時作時輟，故組織籌募款委員會；而王正廷生活腐化，姨太太打牌輸錢，亦由校中經費開支，此事至卅五年，孫蜀丞（人和）上課中，仍然不斷的罵王正廷，可見為時已十年，被人罵了十年。廿五年秋天，學校鬧風潮，十一月學生撵走了王正廷，校長由何其鞏繼任。

何氏係以第一任北平市市長資格，為中國大學校董會之當然校董，學校風潮之後，教育部核定何氏為該校校長。

抗戰軍興，清華、北大、師大等校均南遷，

有些學校亦停辦。

北平只留下燕大、輔大、中大，三校在北方，造就淪陷區青年，有志抗日而未能離平之教授，多在此三大學中任教，迨至太平洋戰爭發生，日本人查封「燕大」，逮捕了司徒雷登校長，「燕大」教授在何氏禮賢下士之中，多來「中大」任教，卅一年起「中大」聲譽鵲起，至卅五年夏為止，四年半中，一時學風之盛，校譽之隆，咸為何氏所建樹，其功不可沒也。

六次進出日憲兵隊

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日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，中國戰區對於日本之洽降一事，就淪陷區知名人物，而抗戰期中曾向中央輸誠未做漢奸者任之，上海（華中區）為蔣伯誠氏，北平（華北區）為何其鞏氏。

何其鞏氏於抗戰八年中，為了學校抗日份子之教授與學生被捕而受牽連，多次被日本憲兵隊（北支一四一九部隊）捕去，押一兩個月，又放出來，全校無人不知此事。

何氏風骨嶙峋，不妥協、不屈服，既無力保釋抗日之教授與學生，一人頂天下，日軍方既無證據，又不見何氏有所行動，只得釋放。

抗日戰爭中，何氏進了六次日本憲兵隊（卅一年起日本憲兵隊移至協和醫院中）。

卅四年八月廿二日，中央任命何其鞏為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代表」。九月廿日撤消。代表辦公處設在中國大學校長室。有便衣憲兵多人隨侍。

卅五年四月，校慶日何氏在台上發表了對時局意見，台下李郁才的幹部，聽後同粉子胡同二號報告，李郁才決定驅逐何氏，掌握「中大」，做他的情報大本營。

六月初，李郁才發動了驅逐何其鞏運動，李郁才是中統局北平區的區長，「中大」學生中由李訓練出來一批人，以他們為幹部，帶領了一些羣衆，於七月五日包圍何其鞏的家（北池子八十八號），揚言要縱火燒何氏住宅。當天並發生了寶世明刺傷自己事件（註）傳為何其鞏派人行刺寶。

於是，「中大」成為羣龍無首無政府態度，而被北平人呼之為「××大學」。在李郁才幕後指揮之中。

「中大」自何其鞏去職後兩年，混亂不堪。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五日何氏住宅被圍，警察均袖手旁觀，何氏乃投書北平市長熊斌，請求警察保護，熊斌七月十日復函如下：

克之老弟大鑒：奉六日

惠簡欣函

貴校風潮已趨和緩為慰承

囑飭警局照應一節，自當照辦希釋

錦注

此復 順頌

暑安

熊斌卅五、七、十

何其鞏的政治生命，在李郁才摧毀之下而消滅。李郁才在抗戰期中，在河南從事敵後工作，屢次被日軍追捕，為我堂舅杜淑（默庵）軍長掩護之下逃亡，杜默庵軍長是我三嫡杜學錦的親兄，勝利以後帶了杜保鎮（默庵之長子）赴北平，

開辦調查局北平區，杜保鎮是行動組組長（我的表兄），也是奉李郁才之命，領隊去驅逐何其鞏的幹部之一人。

卅七年七月我來台灣，何其鞏的事，音訊斷

絕。

（註）寶世明，在四存中學比我低一年，他父親在敵偽時期是北京市政府公共工程處處長，大紅大紫過一個時期，勝利後他父親以漢奸名義

被捕，世明兄乃投効李郁才，此偽裝被刺傷之事，是世明兄於事後親口告訴我的。卅八年他在台南二中當教員，七月赴廣州接太太，被中共逮捕以國特罪名，被槍決了。

憶念黃寶實兄

耿心

亡友黃監察委員寶實兄，字新渠與予有三同之雅（同庚、同排行第三，同時任湖北縣長），民國二十二年同獲豫鄂皖三省勦匪總部甄審縣長及格，黃任漢陽，予知廣濟，不幸於五十九年雙十二積勞病故，可謂危身奉職，以死勤事，屢思爲文紀念，嗣因見其監察院同寅及黃女公子曾從不同角度，撰文表揚，均屬文情並茂，言予所欲言，用是擱筆。現歉疚之餘偶憶一事，即新渠兄與予訂交及共矢潔已奉公之經過。民國廿一年夏中樞設豫鄂皖三省勦匪總司令部於武昌，今總統蔣先生兼任總司令，爲達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目的，部內設黨務、監察及政治指導三處，因政治指導處任重事繁，除設主任外，尚有副主任共襄艱鉅，主任爲今總統府諮政張羣岳軍先生，副主任由當時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暢卿先生兼任，有鑒於

往昔洪楊起事，席捲武漢，胡林翼撫鄂，以湖北一省之力，支援皖贛，卒平大亂者，實應歸功於首先著眼於澄清吏治，慎選守令，培養地方元氣以爲軍事之後盾也，今時雖隔而事同，故政治指導處成立伊始，即以慎選縣長爲第一要事，用是建立縣長預保制度，旨在寓儲備於甄審，在積極方面便於徵召青年才俊從事縣政，在消極方面預防過去貪污無能，劣跡昭著，或交代不清畏罪潛逃者，混跡其間，此外並可杜絕人情干擾，實屬法美意良，不僅湖北縣政從此步入正軌有助勦匪功效，翌年陳果夫先生主蘇，亦設縣長甄審委員會，即係仿此而收整飭蘇政之效也。是時予任湖北省航業局長，新渠兄任漢陽縣長，雖同居武漢三鎮，兼爲同僚，尚不相識，直至是年舊曆臘月，新渠兄爲調節春節期間該縣歸元寺觀光擁擠，親來本處請

求增加武昌至漢陽輪渡班次，從此一見如故，惺惺相惜，竟成莫逆。新渠兄曾數勸響應總部徵召，爭取預保縣長資格，予初畏長州縣之勞，不敢輕易嘗試，繼承新渠兄勗以國父做大事不做大官之遺教，乃深切領悟爲基層民衆服務，實爲天下第一大事，適值省府改組，竟不顧層峰誠摯挽留留蟬聯航政原職，改就廣濟縣長，他人多以庸俗眼光，視此爲辭高居卑，避安投危，跡近鳴高立異，惟新渠兄與予別有會心，不爲所動，並共矢清操，以正己爲服務之本。此後四十年國家多難，顛沛造次，念茲在茲，不敢稍渝，僅此一端，足證新渠兄生平積義養氣之功，蓄之既久，有觸即發，彈章所加，不避權貴，祇論是非，大義凜然，舉世同欽，非偶然也。予至今猶自食其力，力戒不勞而獲，憂樂天下，老而彌堅，統拜新渠兄之賜也。